

雅堂书库

中国全史

第二部

《中国野史》

中国野史

西汉野史

第二部

（民国）黄土衡 著

第一〇一回 陷李文谒居助虐 告张汤赵王复仇

话说张汤看毕武帝发交文书，正中其意，不觉大喜。原来书中乃是告发李文，说他种种舞弊作奸，至上书之人，却并不载姓名。武帝方信任张汤，何曾知他二人有隙，见了此书，又命张汤查办。张汤得书，如获至宝，心想我正苦未得方法害他，却不料有此机会，也是他命该丧在我手。但不知此匿名书，究是何人所上，竟能如此凑巧，必非无因。张汤将文书反复看了数遍，沉思半晌，忽然悟道：“不消说得，定是此人所为。除却他更无人能体贴我心事，出此妙计。”于是张汤便将李文提到审问，严刑逼供，李文受不起刑法，只得按款招认。张汤录了供词，复奏武帝，说是所告皆实，李文应处死刑。武帝批准。不过几日，李文遂结果了性命。张汤正在十分快意，不料一日，武帝忽然记起此案，心想李文所犯罪状，既是确实，那告发之人，不妨自出姓名，又何必匿名上书？此中情节可疑。未据张汤声叙，因召张汤问道：“告发李文之人，曾否查明踪迹？究竟因何而起？”张汤被问，暗吃一惊。心想我虽明知其人，却不能对主上说出，一时心急计生，假作惊疑道：“此事大约是李文故人，与他有怨，所以出头告发。”武帝听了，默然不语。

读者欲知告发李文之人，到底是谁，其人又未向张汤言明，张汤如何知得？原来张汤平日选取许多苛刻狡猾之人，用为属

吏，又以恩惠买结其心，使作自己爪牙。中有一人姓鲁名谒居，现为御史府吏，乃张汤最心爱之人。谒居知李文为张汤所痛恨，因想出此计，遣人上书诣阙告发。张汤却也料出此事是谒居替他出力，二人见面，并未明言，彼此两心相印。不料无意中忽被武帝问起，张汤若据实说出，无奈谒居是他属吏，武帝性本英明，必疑其中有弊，究问起来，如何是好。所以张汤便将轻轻一语，遮掩过去。如今李文既死，张汤心中感激谒居，正想提拔他官职。偏是谒居无福消受，忽得一病，卧床不起。他本异地之人，来到长安，寄居人家，只有一弟，并无眷属。张汤闻说谒居卧病，放心不下。一日，屏却从人，私自来到谒居家中视病。谒居病卧床上，两足酸痛，口中不住呻吟。张汤见他病势沉重，无人服事，甚不过意，便亲自动手，替他抚摩双足，谒居再三推辞，张汤执定不肯，谒居只得由他。读者试想张汤与鲁谒居并非亲戚故旧，一个三公，居然降尊服事小吏之病，真是奇谈。古语道：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张汤做此暧昧之事，自以为神不知，鬼不觉，谁知隔墙有耳，竟被一人探得。也因张汤平日害人过多，如今恶贯满盈，遂由此引出许多冤对。

先是赵国人民，多以冶铸铁器为业，赵王刘彭祖，借此抽捐得了一笔大宗收入。自从张汤建议，将铁器归官专卖，各地设立铁官，禁止人民私铸。赵王失了此项利益，心中不甘，便借故与铁官争讼。事归张汤申办，张汤袒护铁官，判断赵王无理。赵王心中愤怒。张汤又使鲁谒居查办赵王，赵王因此也怨谒居，于是密遣心腹之人，暗查张汤过恶。来人奉命到了长安，终日侦察张汤举动，恰好张汤来看谒居之病，被他探得此事，连忙飞报赵王。赵王闻报大喜。

说起赵王刘彭祖，生性巧佞，对人卑谄，居心却甚深刻，喜言法律，常借口辩伤人。他本武帝之兄，自从景帝时受封，

在国日久，所为每多不法。汉廷委来相与二千石，欲依法律究治，未免有碍彭祖。彭祖却想得一种抵制之法，每遇相与二千石初次到任，先用手段将他笼络。瞒着众人，身穿皂布单衣，假作隶役，前往迎接，并替他扫除馆舍。又恐此种手段，尚不见效，当相与二千石人见之时，必用诈术多设疑难之事问之。相与二千石应对之间，若有失言，犯了忌讳，彭祖便将所言，逐一记下。待到相与二千石意欲究治他不法之事，便将所记言语，提出挟制。如挟制不遂，即行上书告发，并诬以营私纳贿。当日赵相及二千石，坠在彭祖计中，在任不久，往往得罪去官，大者坐死，小者被刑。后来之人，知得彭祖利害，不敢究治，于是一国政权，皆归彭祖。彭祖又上书武帝，自请督捕国中盗贼，每乘夜带领兵卒，巡察邯郸城中，因此使者及过客往来赵国，知得赵王奸险，都不敢在邯郸住宿。前次生父偃伏诛，亦由彭祖首告。如今张汤与他作对，可谓遇见劲敌。

当日彭祖得了报告，立即上书武帝，告发此事。说是张汤身为大臣，史谒居有病，张汤竟至为之摩足。观其情形，大有可疑，必是二人平日，通同做下重大不法之事，所以如此，应请从严究治。武帝得书，发交廷尉查办。廷尉奉命往捕谒居。谒居早已病死，却将其弟拿到。廷尉向之讯问。谒居之弟，自然不肯供招。廷尉见案情尚未明白，不能释放，便令暂行收系。无奈当时罪人极多，犯人皆满，遂将谒居之弟拘禁导官。一日，张汤因办理别案人犯，到了导官，望见谒居之弟。张汤心生怜悯，原想替他设法出脱，但因自己现被赵王告发，犯了嫌疑，当着众人之前，未便露出形迹，于是假作不识，置之不理。谒居之弟因兄连累，无辜被系，正在冤愤填胸，满望张汤为之出力解免。如今见了张汤，方欲上前诉苦，张汤却望望而去，如同陌路一般。他是粗人，何曾理会张汤深意，便以为张汤果然

绝情，心中怨恨，竟使人上书告说张汤与谒居同谋陷害李文。武帝先因告发李文之书，不列姓名，已自生疑，今见此书，便有几分相信，遂又命御史中丞减宣查办。

说起减宣自被卫青举荐，得为厩丞，办事颇有成绩。武帝擢为御史中丞，命其帮同张汤讯办主父偃及淮南反案，被他诬陷致死者不计其数。当日一班酷吏，都称赞他敢决疑案。此次奉命查办张汤，减宣暗自欢喜。原来减宣也与张汤结下冤仇，如今落他手中，岂肯轻易放过？便将此事彻底查究明白，作成文书，尚未复奏。谁知一波未平，一波复起。此时丞相李蔡，早因犯罪下狱自杀，武帝拜庄青翟为丞相。一日，忽报有人偷掘孝文帝园中埋葬之钱，庄青翟便约张汤同向武帝谢罪，张汤许诺。及到武帝御前，张汤心想惟有丞相四时巡行园陵，如今被盗，是他失于觉察，应行谢罪，与我职守无关，我又何必替人分过，于是站立不动。庄青翟只得独自上前奏明此事，叩头谢罪。武帝见奏，即命御史查究此案。张汤便想趁此陷害庄青翟，夺他相位。读者试想张汤自己被人查办，正在危险之际，不知格外谨慎；反要设法害人，可谓胆大已极。未知张汤如何算计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一〇二回 张汤遗书报私仇 倪宽为政膺上考

话说张汤见武帝使御史查究偷掘葬钱之案，忽又起了害人心事。只因他身为御史大夫，诸御史皆归统属，对于此案，自然可出主意。遂欲设法加陷庄青翟，说是丞相明知偷盗之人，不行举发，应坐以见知故纵之罪。在张汤之意，以为庄青翟既已坐罪免相，自己当然得代其位。谁知张汤正在算计，却被旁人探得，急来报与庄青翟。庄青翟闻知，心中甚是忧惧，便密与长史商议。长史乃是丞相属官，额设两员，又有额外多人，名为守长史。当日庄青翟召集诸长史，告知此事，令其设法补救，中有长史朱买臣、守长史王朝、边通三人，闻言大怒，齐向庄青翟献计。

先是朱买臣与严助同为侍中，尊贵用事。其时张汤方为小吏，趋走买臣之前，听其使令。及买臣出为会稽太守，年余，武帝召拜主爵都尉，位列九卿。张汤亦为廷尉，审办淮南反狱，力陷严助于死，买臣由此心怨张汤。后买臣因事失官，复起为丞相长史。张汤已贵至御史大夫，武帝甚加宠幸，每遇丞相出缺或告假，常令张汤代行丞相之事。买臣不料张汤竟为自己长官，心中虽然不服，也只得低头忍气，守着自己职分。偏是张汤每见买臣到来，踞坐床上，不肯略加礼貌。买臣深恨张汤，常欲致之死地以泄其愤。王朝与边通二人，从前官位亦在张汤

之上，王朝曾为右内史，边通曾为济南相，如今失职，来守丞相长史，不免意存怏怏。张汤对他二人，也与朱买臣一般看待。原来张汤知此三长史，素来贵显，故意将他陵折。王朝、边通被辱，也就怀恨，遂与买臣结为一气，正在搜寻张汤罪状，等候机会举发。今见张汤欲害庄青翟，便想趁此公报私仇。于是三人相聚计议一番，便同对庄青翟说道：“张汤先已应允与君一同谢罪，后来竟敢背约，明是有意卖君。今又欲借陵寝之事，将君劾奏，其意乃欲代君之位。吾等久知张汤秘密过恶，事已至此，不如先发制人。”因行近青翟耳边，说了几句，青翟点头应允。

朱买臣等遂遣吏分头捕拿张汤素识商人田信等到案，逼令证明张汤罪状，录出供词。道是张汤将欲奏请举行一事，往往先使田信得知，因此居积货物，大获利益，与汤均分，此外尚有多款，无非说张汤营私舞弊，案关重大。遂有人传到武帝耳中，武帝愈觉可疑，因用言试探张汤道：“吾每有举动，商人早已知之，借此居积致富。由此观之，似乎有人将吾计谋背地告知，以致走漏消息。”张汤闻言，以为武帝不是疑他，不即向前谢过，面上装作诧异之色，随口应道：“此事似乎应有其人。”武帝听了，心中不悦。恰好邓时减宣将查办谒居之事，复奏上来，武帝方悟张汤怀诈面欺，不觉大怒，乃遣使者多人，逐件责问张汤。张汤对使者力辩并无其事，不肯服罪，使者回报武帝，武帝愈怒，又命赵禹前往。赵禹此时官为廷尉，奉命来见张汤，向他责备道：“君何不自知本分？君子日审办案件，杀死几多人命！如今人皆言君所犯有据，天子不忍将君下狱，其意欲君自行打算，何必多费言词对答？”张汤见说，自知不免，遂写成一书，辞谢武帝。书中说道：“汤无尺寸之功，起刀笔吏，幸蒙陛下，致位三公，无以塞责。然谋陷汤者，乃三

长史也。”写毕将书交与赵禹，伏剑自杀，时武帝元鼎二年冬十一月也。

张汤死后，其家尚有老母，家中财产，不过值五百金，皆系平日所得俸禄赏赐。家人议欲厚葬张汤，其母却有见识，说道：“汤为天子大臣，身被恶言而死，何用厚葬？”于是草草殓殓，载以牛车，有棺无槨。武帝既见张汤遗书，又闻其家无甚财产，暗想张汤若与商人通同谋利，何至如此贫穷，心中不免生悔。及闻汤母之言，因叹道：“非此母不能生此子。”遂命收捕三长史，穷究谋害张汤情形。于是朱买臣、王朝、边通皆因此事坐死，丞相庄青翟下狱自杀，田信等得释回家。武帝心惜张汤，复进用其子安世。读者试想张汤一生冤死多人，末路也被他人陷害。又他平日专用诈术得志，到头亦因诈术失败，可见天道好还，报应不爽。清谢启昆有诗咏张汤道：

诸公造请誉殷勤，奏事君前日易曛。
磔鼠爱书惊老吏，侵渔律法用深文。
斩头博士忠谁辨，摩足中丞诈易分。
刀笔合谋三长史，子能干蛊尚怜君。

武帝虽然怜惜张汤，却也知他平日做事奸诈，但因遇事能顺帝意，所以记忆不忘。后闻汲黯曾劝大行李息劾奏张汤，李息不从。武帝心想李息位列九卿，知而不言，有负朝廷，遂将李息免官。此时汲黯尚在淮阳，武帝心知其忠，且闻其为政清平，遂下诏令汲黯食诸侯相秩。汲黯在淮阳数年，竟卒于任。武帝思念汲黯，以其弟汲仁为九卿。汲黯之子汲偃，后官亦至诸侯相。

当日与张汤、赵禹同时酷吏尚有义纵、王温舒等。义纵河

东人，本由盗贼出身，曾为定襄太守。到任之初，狱中系有二百余犯人，义纵不问轻重，一律坐以死罪。又出其不意，派遣吏役，围住监狱，将入狱看视之犯人亲友二百余人，全数捕拿拷问，诬以阴谋解脱死罪，奏闻武帝，武帝批准，于是一日之中，杀死四百余人，人民莫不战栗。武帝以为能，命为右内史。又以王温舒为中尉。温舒阳陵人，少时以发掘坟墓为事，后为张汤属吏，督捕盗贼，杀害甚多，渐升为广平都尉。温舒到任，选择本地大奸巨猾十余人，用为属吏。先查得其平日所犯重罪未经发觉者，用以挟制，然后使之捕拿盗贼。其人办事若能合得温舒之意，无论如何犯法，并不究治；若使稍有顾避，不肯尽力，温舒便加重办，甚至灭族。因此盗贼不敢来犯广平，广平号称道不拾遗。武帝闻知，命为河内太守。温舒在广平时，久知河内土豪奸猾姓名，一到河内，也照从前办法，尽捕郡中豪猾，株连至千余家。大者族诛，小者死罪，录成案卷，奏闻武帝。此时正值冬末，温舒惟恐耽搁到春，不得行刑，特备驿马五十匹，飞奏武帝。不过二三日，得了回报，尽行押出处斩，流血十余里。当地人民，皆怪其奏报神速，从此郡中至夜不闻犬吠。温舒因案中尚有知风脱逃之人，被其漏网，意犹未尽。又遣吏役分往别郡追捕，及至捕获回来，已是春日。温舒见了，跌足叹息道：“若使冬令再加一月，便可完毕吾事。”其天性残忍好杀如此。偏是武帝甚加赏识，用为中尉。温舒既为中尉，掌巡察京师盗贼。适值义纵为右内史，掌治京师地方，二人同事，彼此负气，不肯相下，后皆以罪伏法。此外酷吏尚多，不能尽述，惟有赵禹晚年比较诸人尚算宽大，独得寿终于家。

当日丞相庄青翟、御史大夫张汤，既皆自杀，武帝乃拜太子太傅赵周为丞相，石庆为御史大夫，又召倪宽为左内史。倪宽为政，一心爱民，每遇征收租税，可缓者一概从缓，以舒民

力，因此人民尤加爱戴。一日，忽报南粤造反，武帝发兵讨之。军事既兴，费用甚大，有司遂向各地催收租税。倪宽却因欠租过多，例应免职，人民闻知此信，惟恐失了一位好官。于是家家户户，急照应纳税额，备齐钱米。或用担挑，或用车运，一路连续不绝，争来缴纳。不消数日工夫，倪宽竟将所欠租税，全数收齐报解。有司比较成绩，反在诸人之上。武帝因此愈奇倪宽，便想重用他。未知南粤何故造反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一〇三回 阻内属吕嘉称兵 请长缨终军赍志

话说南粤前被东瓯来侵，武帝遣兵救之。事平之后，武帝命严助示意南粤王赵胡，令其入朝。南粤群臣谏阻赵胡，赵胡遂称病不肯来朝，遣其太子赵婴齐入京宿卫。婴齐在粤，久已娶妻生子，及到长安，又娶邯郸樛氏女为妻，生子名兴。后十余年，赵胡病重，婴齐请归侍疾。不久赵胡身死，婴齐嗣立为王，上书请立樛氏女为王后，兴为太子。武帝又时遣使者，谕以来京朝见。婴齐心想独据一方，生杀任意，何等快乐，若使入朝，天子强我服从汉法，比于内地诸侯，甚是不便。于是再三称病，但遣其子次公来京。及婴齐死，太子赵兴即位，尊其母樛氏为王太后。先是樛氏未嫁婴齐时，曾与灞陵人安国少季私通。事为武帝所闻，便想趁此收取南粤之地。元鼎四年，遂遣安国少季及谏大夫终军等为使，前往南粤，劝王及太后入朝。又命卫尉路博德，领兵屯在桂阳，遥为声势。

安国少季等奉命到粤，入见王与太后，告以武帝之意。樛太后与少季久别，如今见面生情，复与私通。久之，国人颇有所知，皆说太后辱了国体，人心多不归附。太后见此情形，恐有乱事，便欲倚借汉廷威势，压制国人，于是决计力劝王兴及其近臣，请求内属。丞相吕嘉闻知此事，屡次上书谏止王兴。王兴年少，受制于母，不听其言。遂托使者上书武帝，自愿比

于内地诸侯，三年一朝，除去边关。武帝得书大悦，立允其请，并赐丞相吕嘉银印及内史中尉太傅等印。其余官吏，许其自置。除去旧时黥劓之刑，一切遵用汉法，仍留使者镇抚其地。

南粤王赵兴与樛太后奉到武帝诏书，便命整束行装，满载许多财物，准备起程入京。谁知中间又生曲折。原来粤相吕嘉，历相三王，年纪已老，宗族七十余人，分布国中，并为大官。所生之子，皆娶王女，女皆嫁王子弟宗室。又与苍梧王连姻，所以吕嘉在粤，位望甚重，国人信服，多愿为其耳目，其得众心远胜于王。吕嘉为人，却尽忠国事，因见王兴与樛太后如此举动，国家必难保全，曾经力谏数次，又不听，因此郁郁不乐，时常称病，不肯与汉使相见。汉使见吕嘉极力反对，意欲除之。又因其势力颇大，未敢轻动。此时王兴及樛太后，心中亦恐吕嘉不待自己起程，先行发难，欲借汉使之力，将其诛戮，以免后患。于是议定一计，克日行事。

一日，王兴与樛太后在宫中置酒延请汉使，并召国中大臣皆来侍宴。吕嘉闻召，不知是计，勉强到来。此时吕嘉之弟，现为将军，领兵驻守宫外。及至酒酣，樛太后便对吕嘉道：“南粤内属，乃是国家之利，相君苦苦以为不便，此是何故？”说罢目视汉使，意欲汉使借此发怒，就坐斩之。不料汉使心想吕嘉之弟，领兵现在宫外，若闻其兄被杀，必然率众复仇，我等如何抵敌，因此各自狐疑，互相观望，不敢发作。吕嘉见诸人神情有异，知是不怀好意，连忙离座，飞步出外。樛太后见所谋不成，心中大怒。又想事机败露，不可放他走脱，一时情急，也不及呼唤左右，自己离座，信手取了长矛一支，随后赶去，意欲刺死吕嘉。大众见了，大惊失色。王兴觉得不成事体，急即上前拦住。樛太后方才掷下长矛，气吁吁归到座上。吕嘉得出宫门，将上事告知其弟，遂向其弟分取一半军队，保护自

己家族。吕嘉回到相府，忧愤交集，自念樛太后乃中国人，一心欲将南粤奉献汉廷，与我势不两立。我今何不举兵，将王及太后并汉使等一概剿除，另立一人为主，庶可保全赵氏社稷。又转念道，此事皆由太后一人做主，王为太后所迫，其实并无杀我之意，我又何忍下此毒手？不如权且忍耐，看她如何举动，再作打算。吕嘉主意既定，遂多派心腹之人，暗地探听太后及汉使消息，随时报闻。从此吕嘉称病不出，不与众人相见。

当日席间出了此种变故，大众不欢而散。樛太后回到宫中，一心要想设法杀害吕嘉，无奈兵权在他掌握，不但自己无力杀他，反恐为他所害。樛太后想来想去，并无方法，只得密令汉使，将此情形飞报武帝。武帝闻报，大骂使者无能，临事毫无决断。又想南粤王与太后皆欲归附，只有吕嘉一人蓄意作乱，无须兴起大军，但得一个勇士，带领些须人马，前往镇压，当可无事。于是唤到一人姓庄名参，命其领兵二千，前往南粤。

庄参闻命，心想主上不知粤中内情，未免轻量吕嘉，以为不用费力。据我看来，此去必难成事，遂向武帝说道：“若是彼此和好，奉使前往，只须数人足矣；若要用武，二千人不能有为。”于是力辞不往。旁有郾人韩千秋，前为济北相，自命勇敢。因见庄参推辞，暗自笑他胆怯，便欲学毛遂自荐，奋然上前说道：“区区一个南粤，又有国王作为内应，只吕嘉一人，从中作梗，量此小事，有何难办。巨虽不才，自愿前往。但得勇士三百人，必斩吕嘉之首，回来复命。”武帝听说大喜道：“汝既愿往，我仍与汝二千人马，并命南粤王太后之弟樛乐助汝。汝此去须要相机行事，不可造次。”韩千秋连声应诺，遂欣然会同樛乐，率领军队起行，将入粤境。早有南粤边吏探悉，立即遣人报与吕赢得知。

吕嘉自从称病不出，一连数月，见外间并无动静，正自生

疑，如今得了边吏报告，料得汉兵此来，必是与己作对，不如趁他未到，先发制人。遂与其弟率领士卒，攻入王宫，将樛太后及王兴杀害。又分兵围住使馆，汉使未曾防备，一时措手不及，尽被杀死。只可惜终军少年英俊，亦遭其祸。

终军字子云，乃济南人，自少好学能文，名闻郡中。年十八被选为博士弟子，入京受业，临行赴太守府中领凭前往。太守久闻终军才气不凡，因召入见，与之言语，甚奇其人，遂与结交。终军向太守长揖告别，步行上道。一日，行到函谷关。此关乃是入京要道，武帝特设都尉管理，往来行人到此，皆须查验，方得出入。终军既至关口，关吏验明文书，随即取出一物，交与终军。终军接过一看，乃是一块帛边，上面写有文字，加盖印章。原来汉制关口检查极严，除官吏奉有公事，出入得以自由外，其余人等领有通过凭照，于过关口时，立即收回，故须另给一物，以备将来验放之用。终军不知此种缘故，持帛在手，看了半晌，茫然不解，因问关吏道：“此物有何用处？”关吏答道：“繻，将来汝要出关，须持此物验明，方得过去。”终军听了，方才明白，慨然说道：“大丈夫既已西徕何用持此为据，方得回家。”说罢弃绪而去。关吏见了，便将终军相了几下，都说此少年有些疯癫，看他将来如何出关，一众传说，无不嗤笑。

终军既到长安，便诣阙上书言事，武帝得书，见其文字甚佳，不觉叹赏，立即拜为谒者给事中。元狩元年冬十月，武帝驾至雍县，祭祀五畤，终军随驾前往。尚未行礼，左右忽获一种异兽，头上独有一角，每足皆生五蹄，有人说是白麟；又获得一株奇木，四旁生枝，却又合于本干。武帝将此二物，遍问群臣。终军奏对以为野兽并角，众枝内附，应在夷狄将来归化。武帝甚异其言，因此改元为元狩。后年余果有南粤人及匈奴浑

邪王率众来降，时人皆以为终军之言有验。一日，武帝遣终军巡行郡国，终军奉命，持了使节，乘坐高车驷马，东过函谷关。回想当日入关之时，相隔不过数年，情形却大不同。关吏见了终军，认得相貌，便私对同辈说道：“此使者即前次弃繻少年也，不料有志竟成，果然应了他的言语。”于是众人方始叹服。

终军一路巡行，每到一处，见有应兴应革事宜，随时奏闻武帝，请旨办理。及至事毕回京复命，详细陈述各地所见情形，武帝甚喜。此时武帝正欲遣人出使匈奴，终军自请前往。武帝不允，擢为谏大夫。此次又值遣使南粤，终军向武帝说道：“臣请受长缨，必羁南粤王致之阙下。”武帝壮其言，命与安国少季同往，已说动南粤王自愿内属，武帝大悦。谁知变化仓卒，竟为吕嘉所害。终军死时，年仅二十余，世人因呼为终童。清谢启昆有诗咏终军道：

旁枝奇木五蹄麟，奏对摛词艳子云。
复传西游终建节，请缨南粤愿从军。
名高弱冠未为福，数阨奇才焉用文。
徐乐严安同结队，终童后世尚流闻。

终军既死，未知南粤乱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一〇四回 坐酎金列侯失爵 平南粤二将立功

话说粤相吕嘉起兵攻杀王及太后并汉使等，一面下令国中道：“王年尚少，太后乃中国人，又与使者私通，一意内属，尽持先王宝器，入献天子以自媚。又欲多带从人至长安，卖为奴仆，取得财利，不顾赵氏社稷。为万世虑，吾受国厚恩，不忍坐视，今特起兵肃清官禁，别立嗣君，以安宗庙。”于是吕嘉迎立婴齐前妻之子术阳侯赵建德为王，遣人通告各郡县及苍梧王。一日忽得边吏急报，汉将韩千秋、繆乐领兵二千，攻破数小邑，请即派兵防御。吕嘉得报，见汉兵甚少，心生一计。飭下沿途郡县，凡遇汉兵到来，不得拒敌，并须为之开道，供给饮食，却就番禺附近山谷之中，伏下精兵等候。

原来韩千秋与繆乐，领兵进入粤地，粤人见了，登城拒守。韩千秋率众奋勇攻之，一连得了数处城池，催兵前进。此时粤中地方官已奉到吕嘉命令，一闻汉兵到了，便遣人殷勤接待，办理供应并派向导在前引路，所过之处无不如此。韩千秋与繆乐不知国中已出变故，见此情形，反以为粤人畏惧兵威，不敢抵抗。一路欢欢喜喜，径向番禺进发。看看行近番禺，相距仅有四十里路。其地山岭重叠，道路崎岖，一众行到深谷之中，引导之人忽然不见。正在惊疑之际，先行之人报说，前进并无道路，原来是个穷谷。韩千秋方知中计，急命退兵。谁知后路